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主 编 赵丙祥
梁永佳
学术顾问 王铭铭

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 Acrifice: Its Nature and Function 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

[法] 马塞尔·莫斯 昂利·于贝尔 著
杨渝东 梁永佳 赵丙祥 译



《巫术的一般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代表人马塞尔·莫斯的代表作。《献祭的性质与功能》一书则是莫斯与昂利·于贝尔合作的一部书，莫斯就是利用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积累资料和获得的启发写成《巫术的一般理论》的。

此二书对于我们理解莫斯提出的“整体社会事实”，认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理解观念、行为与社会的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奠定了作者在法国社会学中的地位，是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我们将其合出，以便读者比照阅读，窥年鉴派学术思想之一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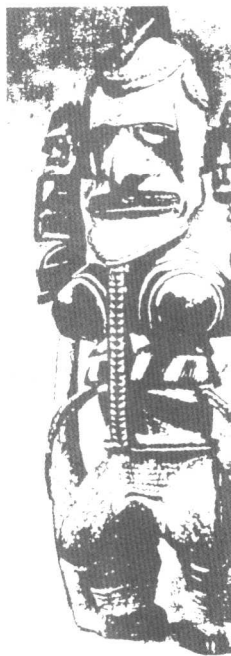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主 编 赵丙祥
梁永佳
学术顾问 王铭铭

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
Acrifice: Its Nature and Function

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

[法] 马塞尔·莫斯 昂利·于贝尔 著
杨渝东 梁永佳 赵丙祥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法)莫斯等著;
杨渝东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赵丙祥, 梁永佳主编)

ISBN 978 - 7 - 5633 - 6375 - 9

I . 巫… II . ①莫…②杨… III . 巫术 - 研究
IV . 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6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80mm 1/32

印张:9.5 字数:22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5 000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作者简介

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 1872—1950), 犹太人,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 现代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以其渊博的民族学知识和卓越的洞见能力, 对人类学的交换、巫术、身体等研究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从193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讲座教授”, 直到1941年退休, 后该学院授予他“荣誉教授”称号。莫斯并不多产, 但大多数作品都能反映其思想的深邃, 主要代表作有《礼物》、《巫术的一般理论》等。

昂利·于贝尔 (Henri Hubert, 1872—1927), 法国社会学家、考古学家, 专攻凯尔特人史与比较宗教学, 社会学年鉴派重要人物, 曾任职高等研究实践学院。除本书外, 于贝尔还著有《凯尔特人史》、《论时间: 宗教与巫术的时间表述》等。

译者简介

杨渝东, 北京大学博士, 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讲师。

梁永佳, 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赵丙祥, 北京大学博士,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

马塞尔·葛兰言 著

安达曼岛人

拉德克利夫—布朗 著

身、心、社会

马塞尔·莫斯 著

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

马塞尔·莫斯 昂利·于贝尔 著

种族、语言与文化

弗朗兹·波亚士 著

责任编辑 唐文吉

杨晓燕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制 作 左 伟

于 宁

<http://www.bbtbook.com>

总 序

王 铭 铭

西方的现代人类学诸学派萌芽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前期已长成丰满。

所谓“现代人类学”是相对于 19 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学古典学派而言的。古典人类学包含种种“大历史”,它先后以进化论和传播论为叙事框架,视野开阔,想象力丰富,但论述多嫌武断,时不时流露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

现代人类学是在反思古典人类学中成长起来的。

处在人类学的“现代时期”的学者,鄙视西方中心主义,注重探究非西方文化的内涵与延伸价值。他们质疑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人、旅行家的见闻和偏见,反思古典人类学获得知识的方法,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译释”不同文化和理解人文世界的新思路。

现代人类学并非铁板一块。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现代人类学家分别提炼出功能、社会、文化等概念,围绕着这些概念,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使欧美人类学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中国的人类学曾经与欧美的现代人类学并肩。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间接或直接地受到英国功能学派的影响,凌纯声、杨堃等直接师从法国学派大师莫斯(Marcel Mauss)等,还有许多

人类学家,浸染于德国—美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之中。

因为这样,所以西方现代人类学诸学派,早已于 60 多年前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所熟知。

不过,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史充满着断裂。中国人类学家还来不及以自己的“肠胃”充分“消化”西方思想,学科便被“彻底革命”了。随之,人类学的现代思想,迅即在我们这个国度中让位于政治化的“古典思想”。

中国的人类学,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实行了自我重建。20 年中的前 10 年,中国的人类学家要面对上个世纪 50 年代“院系调整”留下的问题,重新划定学科疆界,成为学者处理的主要事务。忙于参与学科的“地缘政治”,学者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学术政治化给我们带来的危机。而紧接着,20 年中的后 10 年,中国人类学家突然遭遇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后现代主义”。

现在我们一眼看去,在学科废墟上开出的花,有的沉迷于孤芳自赏,有的以鲜艳的色调过早地宣布着“后现代”的胜利和现代人类学的失败……

一个学科,在还没有获得其现代传统的情况下,就赶着回归于政治化的“古典时代”,在还没有反思政治化的古典时代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后现代解构”。

做学问不是从事灾难故事的反复叙述。现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使我们想到,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却常被遗忘的国度中,坚持一个接近“古老”的理想,兴许恰是学术重建的合适途径。

也许出于偶然的遭际,也许出于必然的思考,21 世纪的开初,我与几位朋友和学生寻思着要论证现代人类学派的中国意义,我们商定编出“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头一批 5 种,包含旧译重刊 3 种,新译 2 种,体现了

英国现代人类学派的面貌,经一些友人的共同努力,它们已于两三年前问世。遗憾的是,世事难料,由于种种原因,“译丛”的出版工作停顿了几年,直到2005年初才重新回到议事日程上来。

欧美现代人类学诸学派有丰富的著述。在编选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尽力在经典中找经典。马林诺斯基、弗朗兹·波亚士、马塞尔·葛兰言、拉德克利夫—布朗、马塞尔·莫斯、埃文思—普理查德等,成为我们眼中的“经典作家”。我们深深地为他们的叙事所吸引,我们竭尽全力地试图使更多的同人来共享我们的阅读之乐。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深感力不从心,我们意识到自己所能完成的工作终究有限。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充其量是一种“局部呈现”。而我们却相信,这一“局部呈现”能从一个有趣的角度表明:现代人类学提出过一个富有良知的学术主张——它要求我们从被近代化边缘化的文化中发掘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

在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这一使命依然光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人类学若能从它出发去寻找自身的出路,那学科存在的问题或许能得到部分解决。

2005年10月15日

目 录

巫术的一般理论

译序 / 3

原序 / 13

第一章 资料来源和历史背景 / 19

第二章 巫术的定义 / 26

第三章 巫术的要素 / 34

1. 巫师 / 34

2. 行动 / 57

3. 表征 / 75

第四章 对巫术的分析与解释 / 109

1. 信仰 / 109

2. 对仪式效应的观念解释的分析 / 116

3. 玛纳 / 128

4. 集体状态和集体力量 / 144

结论 / 165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

导 论 / 173

第一章 献祭体系的定义与统一性 / 179

第二章 献祭的图式 / 187

第三章 图式如何随着献祭的一般功能发生变化 / 208

第四章 图式如何随着献祭的特殊功能发生变化 / 215

第五章 神明的献祭 / 226

第六章 结论 / 239

注释 / 245

巫术的一般理论

马塞尔·莫斯 著

杨渝东 译

译 序

杨渝东

《巫术的一般理论》是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早期的一部作品,最早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1904年的《社会学年鉴》上,并于1950年收入莫斯的论文集《社会学与人类学》。1972年,布里恩(Robert Brain)将之译成英文单行出版,这个中文译本就是根据布里恩的英译本翻译过来的。^①

赵丙祥博士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译序”一文中指出,该书的作者葛兰言在国内学界至今尚不为太多人了解,若与葛氏相比,莫斯的名气则要大很多。他的经典作品《礼物》已有好几个中译本,是人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与涂尔干合著的《原始分类》也为社会学与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和学者所熟知;文集《社会学与人类学》于前两年翻译出版,更让国内学界可对他的思想发展作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不过,学者的形象并不会因为名气显赫而变得清晰,曾在莫斯门下学习过的一辈人类学家杨堃早年在介绍他这位老师的思想时就说“他不仅不是一个通俗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极难懂的作家”。之所以如此,杨堃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他所

^① 在这个单行的译本上,作者仅为莫斯一人,但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几处引用中却标明本书作者除了莫斯以外,还有莫斯至死仍在怀念的同事与密友于贝尔(Henri Hubert),前后为何不一致,本书的作者到底是一人还是两人,因资料所限,笔者无法考证。不过,从于贝尔与莫斯早期在研究上一贯的合作态度可以确信一点,对于本书,于贝尔也有不小的功劳。

使用的语言特别丰富”，“二是他的思想异常细密而且深奥，而他的推理逻辑又往往极其复杂，并极委曲婉转，令人难以捉摸”。

不过，与涂尔干颇具哲学意味的社会学理论相比，莫斯的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他更为重视材料与事实，并利用这些知识来思考并修正理论，而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很多人类学家都津津乐道谈论有关于他的一件往事，即选听他课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在等公交车的时候，站在汽车站的平台上，突然感觉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莫斯是一个能把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的人，他可以根据一个人走路的姿势判断他是英国人，也能够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英国人怎样根据穿戴着男性战袍的圣女贞德做出的一个动作判断出她是一个女人。莫斯在他书斋里和摇椅上享受阅读和积累材料的乐趣，但他不像弗雷泽写《金枝》那样，把一个酒瓶越做越大，里面装的却是相同的酒。早期在法国、英国和荷兰的思想熏陶，使他具备了很敏锐的理论触角，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构想出别人无法看到的理论问题。

要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似乎并不难，因为一本不足四百页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就几乎包含了他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著述。他没有出版过书，写的是篇幅长短不一的文章，他本人把它们称为“短评”或“简介”。不过，这本在他过世之后编辑的论文集还无法构成他思想的全貌，他的思想更多是通过课堂讲授与私下交流来表达。因此，乍读他的某一篇文章，总感觉他在文章开头处就草草收尾，而正如他的学生杜蒙(Louis Dumont)和列维—施特劳斯所提醒的那样，必须把他前后的文章联系起来，并把它们放到他整个学术思想的脉络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他的本意。

根据杜蒙的划分，从他 1895 年 23 岁时获得大学哲学教师的职位算起，他的学术经历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895 年到 1914

年一战爆发。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印度宗教与原始宗教的研究,并积极参与涂尔干领导的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工作,在《社会学年鉴》上每年都发表对重要出版著作的评介文章。这一时期,他与宗教史学家、考古学家胡贝特密切合作,写了很多重要的宗教研究的文章,其中就包括这篇《巫术的一般理论》;1914年一战爆发后,莫斯参军入伍,年鉴学派成员蒙受重大损失,涂尔干也没有撑到战事结束就过早离开人世,莫斯遂成为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担任起研究总的社会学的任务。在这第二个时期,他于1925年发表了最重要的作品《礼物》;第三个时期从1930年到1940年他68岁退休,他入选法兰西学院,他的合作伙伴于贝尔业已过世,他不得不单枪匹马支撑起集体创造的整个学派的研究与各种事务。二战期间,他的学生和同事又遭纳粹迫害,他在巨大的情感和精神打击下陷入难以恢复的疲劳当中,不断地失忆和丧失思维能力,于1950年辞世。^①

对世界各地各类事实的详尽把握,是莫斯文章中的一个明显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语言能力。他掌握了包括拉丁语、梵文、希腊语、希伯来语等在内的约十种语言,能够自如地运用各地的民族志材料,找到里面的关键概念,穿透它们的含义达到深入理解一个社会的目的。涂尔干指出,理解社会不仅要看它的物质性构成,更重要的是要看有关于这个社会的观念,而真正能够得心应手地实践这个原则的却是莫斯,在本书中我们也会看到,他对很多族群持有的与玛纳(mana)观念相近的观念非常熟稔,这使他有足够的条件利用观念分析的方法来建构巫术的理论。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使用这种方法,包含了他在人类学理论上

^① 这一部分关于莫斯的学术经历和思想发展的内容,详请参见《论个体主义》的第五章“马塞尔·莫斯:生成中的科学”。(《论个体主义》,路易·迪蒙著,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的一个关怀,即找到“人类的一致性”。早在1901年的宗教史讲座上,他就提出了他的方法论原则,即“无文明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不同文明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莫斯能更多地利用非西方社会的经验材料,不割裂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内在关联,使他的研究比早期的涂尔干只利用欧洲社会的经验得到的社会理论更具有人类学普适性的倾向,这对于法国结构主义的创立也具有根本的意义。比如,他在“礼物”研究中提出对“交换”概念的剖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非西方社会的礼物交换中物与人相融的观念与实践来反思西方社会物与人分离的交换行为,并通过对欧洲的早期的法典的回溯找到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某种“一致性”。交换概念也成为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施特劳斯早期在研究亲属制度时采用的核心概念。此外,莫斯对身体技术、“我”的观念的研究,莫不是带有类似的关怀。这样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一种把某种观念与事项放入其具体历史社会环境下得出的某种关联性,并寻求这种关联性的某种内在关系的方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他的“整体社会事实”既可以是某一个社会当中的整体事实,也可以是整个人类的整体事实,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学术旨趣的思考与贡献。

不过,我们切不可忘记,莫斯是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中的一员,与涂尔干和整个学术团队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思想与该学派力图实现的目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的时候为了服从于整体的学术团结他甚至会某些创见停留于其起初的阶段。比如,他有关身体技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以及“我”的观念等研究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不同于涂尔干社会形态论的端倪,但他却没有继续深入这些研究。他是涂尔干血缘上的外甥,“精神上的儿子”,即便“涂氏的理论到了莫斯手中就显得益为柔和益为宽广”。杨堃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列出了《社会学

年鉴》的研究方向分类表,从其分目的广泛与分工的细致,不难看出整个法国学派的学术雄心,可以想见,若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学派中诸多人物过早离世,这个团队的成就也许会更加辉煌。莫斯是团队的第二代精神领袖,见证和承受了导师、同事和学生的从合到分的痛苦历程,这也许是他始终服膺于团队利益的根本原因,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在临终时所说的那句话,“友谊与美,这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两个东西”。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指出,“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他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继而他在《自杀论》中为具有极浓个人色彩的自杀行为找到了社会的原因,并把它们分为三类社会性的自杀行为。与之相似,莫斯的《巫术的一般理论》也是要为表面上由单个巫师实施的、往往表现为个体行为的巫术找到社会的属性。两者所不同的是,涂氏采用的是分析性的方法,而莫斯在实质上采取的是整体论的立场。换言之,涂氏把自杀分为三个类别,并认为它们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总体的自杀行为;而在莫斯看来,整体要比个体更加真实,他先陈述了巫术的各种基本表象,最后再从逻辑上将这些表象与它们的整体性本原联系起来,并指出它才是这些表象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的唯一原因。前者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后者则是整体与表象的关系。在这里,莫斯已经初步具有了“社会整体事实”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他二十年以后的《礼物》一书中得到了明确的阐释,因此,本书对于理解《礼物》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莫斯在本书中关心的问题是外在于社会群体、以个人名义实施的巫术是否具备神圣性,每一个巫术仪式是否都反映了某种神圣的观念,进而,由于神圣性与社会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巫术是否也因此而具有社会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巫术放到它的社会环境中去看待,摒弃弗